

考拉小姐 与桉树先生

白槿湖 / 著



如考拉 抱紧桉树，
这样，漫长的一生里

我们终于不用
告别了。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考拉小姐
与桉树先生

白瑾湖 / 著

CBS
PUBLISHING & DESIGN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考拉小姐与桉树先生 / 白瑾湖著. -- 长沙: 湖南

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404-8449-1

I. ①考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3110号

中南天使(湖南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考拉小姐与桉树先生

KAOLA XIAOJIE YU ANSHU XIANSHE

作 者: 白瑾湖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策划编辑: 田渊源

营销编辑: 张申梅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封面绘画: 李淡淡

版式设计: 罗晓芸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6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49-1

定 价: 36.80元

「我是你最后的退路。」

——林嘤其

窗外，大雪纷飞，夜里，终于能静下心，替湖湖的新书写下祝福。

认识湖湖之后，习惯于在书房中摆一束桉树叶，一开始并不喜欢这种味道，渐渐地，竟有些离不开这样的气息。

终于明白，为何考拉总是攀附于桉树上，也懂了《考拉小姐与桉树先生》这本书名的意义。

“你背上有很多很多的稻草，我万万不忍心成为其中一根。我站在你身侧，悄悄地，不让你察觉地，拾走一根又一根稻草。”

都说文如其人，这是书里的一段话，揭示了林嘤其与岳仲桉的感情关系，同时也从侧面显示出作者湖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

与湖湖的结识就要从这本书说起，当时看完湖湖写的大纲，内心深有触动的我开始想象，这是一个怎样的作者，才能写出一个如此精彩的关于自然与动物的故事。

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，自然与动物显然是寻常小说不太愿意去触碰的题材，为何湖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？

其实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，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，默默保护着自然与动物，有名气者如珍·古道尔，于我们寻常人的生活也甚为陌生。

所以湖湖选择写关于他们的故事，让笔下的林嘤其成为他们在文学世界里

的代言人，试图让更多人了解关于动物保护的必要性。

湖湖大胆地将人物设定采用特别的方式展现，脸盲症的林嚶其与记忆大师岳仲桢，两个相去甚远的人却相互吸引，爱得艰辛，而其中最动人之处，在于爱情的温度，总是暖到心底。

在寻常人眼里看来，写东西对于作者而言，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殊不知这一投入便是数年光阴，如今再回头看，不胜唏嘘。

在创作这个故事期间，湖湖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手术。知悉此事的我给她发信息，她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没事，寥寥数语便带过了其中的煎熬与焦虑，也从未流露过死亡曾在她身边踱步。得知她手术时的惊心动魄，炎炎夏日，我背上仍出了一层薄汗。

后来待湖湖痊愈，我们再见面时，她依旧欢声谈笑，丝毫不像经历过一场大病。

所以你看，生活总是喜欢出其不意地跟人开玩笑，熬过去了就是一场磨砺，而这事后的馈赠便是懂得了平淡是福，也更加珍惜自己笔下的一字一句。

写了这么多，我也不想再赘言，这一本温暖的书，这一个温暖的故事，这一个温暖的作者，值得大家的珍视。

韩佩贞

2018.1.27 上海

目
录

楔子	001
----	-----

第一章	人世中，他是唯一清晰的面孔	004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{你的背上有很多很多的稻草，我万万不忍心成为其中一根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哪次就是最后一根压垮你的稻草。想站在你身侧，悄悄地，不让你察觉地，拾走一根又一根稻草。}

第二章	我们偏偏向往 令自己为之痛苦的人和事物	030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{那些热爱，最终像漂泊在水面上的星星。她看见的是水，只有他看见的是星星。没有看见星星的她，怎会被打动。}

第三章	世人多重金，我独重你	059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{你紧张迟钝的模样就很美，但相比这份美，我更爱你那颗干净透明的赤子之心，所以我正在大步走向你的路上。}

第四章 I Am You 085

{常常不知我是谁，我在哪里，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。直到遇见你，我理解了答案。我想在你心里，我要去你身边，我要爱你。}

第五章 而你来了，
我的恶劣就消失了 112

{如考拉抱紧桉树，这样，漫长的一生里我们终于不用告别了。}

第六章 “我身后无山” “你身后有岳” 139

{爱情在所有物种身上体现出来的，都是相同的眼神。}

第七章 许多年了 168

{也许以后，我会在离你很遥远的地方生活。但我都会好好的，像今天这样带着花回家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在我心里。}

第八章 为了你，我甘愿受苦 205

{人生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前面四苦，是命。后面四苦，是你，周良池。}

第九章 我能放下你，
我只是放心不下你 240

{见过了你心爱之人的模样，我便细细记了下来，来生就成为这样的人，好令你爱上我。}

第十章 你在，我便贪生怕死 268

{想他看到我四十岁的样子，哪怕那时我发福了，成为一个胖胖的老少女。我也想他看到。}

那是好多年以前的回忆了。

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，该多好。她身后还有个成天拖着鼻涕的小跟班弟弟，每天清晨父亲像往常一样背着包出门，母亲骂骂咧咧责怪父亲不像纪叔叔那样做个工程师赚钱养家，却又追着往父亲的包里塞些苏打饼干，嘱咐他胃里泛酸的时候就吃几块。以至于后来她每次在超市里看见苏打饼干，就会想起胃疼的父亲。

夜晚，她和弟弟写完作业，一左一右伏在父亲的膝盖上，听父亲说各种野生动物的故事。弟弟喜欢听父亲说狼王，而她喜欢考拉。

“爸，你见过考拉吗？”她打开那本快翻烂的动物百科图册，指着考拉那一页问父亲。

“考拉生活在澳洲，我这辈子估计没机会出国去看了。将来你长大了，你替我去看一看。我最想看的是天国之路，如果能亲眼见到，此生无憾。”父亲说起“天国之路”四个字时，眼睛里仿佛有光辉流动。

“爸，你等我十几年，到那时我肯定有存款了，我就带爸出国，去非洲看天国之路，去南美洲看美洲豹，去澳洲看考拉。”她信心满满，夸下海口。

父亲摸摸她的头，目光慈爱地说：“你就是我的小考拉。”

“那我是爸爸的小狼王！”弟弟扮作狼状，仰头张口模仿出“嗷呜”的狼叫声。

“不像狼王，倒像只小狼狗。”她捂着脸笑话弟弟。

姐弟俩围着父亲转圈跑，你追我赶。

母亲则坐在灯下将白天挖的虫草一根根整理好，放在地上阴干晾晒，再用铁丝网盖上，防止老鼠偷食。

等母亲忙完，就开始催促姐弟俩去睡觉。她和弟弟快速钻回房间，透过门缝，看见父亲照例为母亲洗手，将指甲里的泥土一点点抠干净，再细心地抹上护手霜。

当时看来是那样寻常平淡的日子。

印象中，父亲并不高大魁梧，有点溜肩，甚至看起来还没有母亲的肩膀宽厚。在她快中考时，他们一家人去拍全家照，母亲前一天晚上悄悄给父亲夹克

衫的两个肩头各缝上半圆形的小布兜，做成简易的加厚肩垫。拍照的时候，父亲努力耸起肩膀，他的肩看起来是没那么溜了，姿势却显得有些滑稽。

很少拍照的母亲神情拘谨，笑容有些僵硬。弟弟扮着鬼脸，悄悄伸手在母亲背后挠痒痒，她正忍不住笑的时候，镜头里的画面便定格了。可这唯一的一张全家合影，后来也遗失了。

那时她的理想还是成为一名医生，治病救人。再就是存钱，带父亲去看天国之渡。

直到长大后这些理想离她远去，她才清楚，有些理想，注定是你一生都无法完成的，而那些理想存在的意义是，你曾纯粹坚定地将一个人纳入你的理想之中。你想起那个理想，便会想起那个人。

那时她还没有患上脸盲症。父亲还好好的，弟弟没有失踪。

她也不认识他。

却是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日子了。

人世中，
他是唯一清晰的面孔

你的背上有很多很多的稻草，我万万不忍心成为其中一根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哪次就是最后一根压垮你的稻草。想站在你身侧，悄悄地，不让你察觉地，拾走一根又一根稻草。

七月的东非，马赛马拉大草原上，林嘤其和几名动物爱好者守候在马拉河畔。

烈日当空，远处仍有闪电掠过。水塘旁边，狮子潜伏在草丛里，伺机袭击喝水的斑马，秃鹫站在树枝上警惕地监视着，马拉河里的尼罗鳄正闭目养神。

排成长队的角马越来越多，空气中的热浪在上升，即将开始一场浩荡壮观的角马群大迁徙。

她屏住呼吸，静静等待。

头马在河边来回走动。突然，它停下脚步，腾空一跃，跳入马拉河。所有人的心都被提了起来，头马奋力游过了河，顺利上岸。短暂时间里，无数只角马井然有序地渡河，前赴后继。哪怕水中有鳄鱼，草丛中有狮子，但它们只有一个信念，渡过河，就会有青草吃。

她看到有刚出生或仅仅三四个月大的小角马都跟着角马妈妈渡河，瘦小的身体奋力地游。

河中的尼罗鳄被惊醒了，在水中来回游动，寻找捕食的机会。

一只小角马被尼罗鳄死死咬住后腿，拖入水中。它扑腾挣扎着试图摆脱鳄鱼的嘴，但体力悬殊，它很快便没了力气。水面上涌出鲜红的血，血腥味令一群尼罗鳄都兴奋起来。

已渡过河的角马妈妈徘徊着，盯住鳄鱼口中的小角马，那应该是它的幼崽。它始终望着自己的孩子，直到鳄鱼带着小角马沉入水中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右后方，另一片庞大的角马队伍，猛地狂奔，天地间迸发出轰响声。万马奔腾，沙尘扬起，混合着渡河中受伤角马的惨叫声，整片草原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命旅程。

当地人告诉她，东非草原上的角马每年都要行走长达两千多公里的路。

它们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行走，为了那一片赖以生存的草原，周而复始，一年又一年。

很多角马在她眼前死去。

她泪流满面，感到无法承受这份沉重，被大自然和生命的力量深深震撼，令她心生敬畏。由此，她便更加理解了父亲一生所走的路。

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布兜。

时隔十三年，她终于来到肯尼亚，走进东非大草原，亲眼见到天国之渡，见到父亲生前最向往的一幕。

当她想要回车上取望远镜时，听到一个压低的声音在呼叫她：“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当心艾鼬，别动！”

然而来不及了。她的脚已经迈了出去。一瞬间，一种特别刺激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令人窒息，她来不及做任何反应，倒在地上。

昏昏沉沉中，她听到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，高声问有没有双氧水，为她清洗除去臭气。

被这种无法形容却又熟悉的臭气禁锢着，她紧闭的眼睛感受到头顶阳光的

炙热，脑海中忽地浮现他的脸庞。

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的那天。

她匆匆赶去学校背单词，抄近道走一条偏僻的林间小路。她握着长树枝，拨开草丛，想吓走蛇。走着走着，她又倒退回几步，发现数米之外的树林里静立着一个人。

他一动也不动，站在那里，看穿衣打扮并不像青海湖本地人。

“喂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她冲他高声喊。

他依旧纹丝不动，不作声，也不看她。

既然他保持沉默，要么是有秘密，要么是聋哑人。望着那张让她生不出半点戒备的脸，她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向他走过去。

她绕到他背后，用手中的树枝猛地拍打草丛，还没等她开口，一股强烈的臭气扑面而来。那种臭，仿佛是立体的，带着原子弹爆炸般的臭味破坏力，使你的听觉、嗅觉、视觉同时被摧毁。好像将你浸泡在一万吨氨水中，无法呼吸。好奇心是很危险的，后来有那么两次她都险些死在好奇心上。

他迅速转过身，伸手紧紧地捂住她的眼睛。

几乎是很有默契地同时逃离臭气带。有那么十几米的路，她被他蒙着眼睛，由他带领着跑。

一直跑到空旷敞亮的平地上，浓烈的臭味依旧笼罩着他们，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被臭气熏得神志不清，胃里翻江倒海。

慢慢缓过神来，她才知道，他们被释放臭气的不明生物袭击了。

“啊！你真是的，站着不动，也不说话，害我被连累！”她捏紧鼻子抱怨他。

“偶遇臭鼬一家五口出来散步，本想伪装成一棵树躲过去，哪知道你会闯过来。”他表情无辜。

听他这么说，她差点没吓倒，居然还是五只臭鼬……

“你说，臭鼬有天敌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难怪它们还没有称霸地球。”她叨念着。

这一刻，他们大概是世上最臭的两个人了。

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，她看见他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，是臭鼬气味刺激导致的。在紧要的关头，他捂住她的眼睛，所以她才幸免于难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是外地人吧？走，去我家洗澡。”她邀请他去她家。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。

他们走在路上，十米开外就被人嫌弃地捂住鼻子，两个人仿佛是移动的氨水工厂。毫不夸张，连路边的那只流浪狗，平时见她都要摇尾巴的，这时见她，如见恶魔，逃命一般跑开，十分夸张。

“看它拔腿而跑的样子，就知道它也有过被臭鼬袭击的惨痛教训，看来不止我们这么惨。”她安慰自己说。

“也许它把你当成一只黄鼬了。”他说着，扫一眼她穿的上衣，和黄鼬的皮毛色出奇相似。

“你好像距离臭气中心更近，味道比我更浓郁。”她反驳他，忍不住想笑。世上有千万种相识的可能，从未想到还有因为臭鼬袭击而发生的相遇。

那天下午，母亲不停地烧水给他们洗澡，抱怨女儿招惹什么不好，招惹臭鼬，这下家里一个星期怕是都散不了味。弟弟则用棉花团塞着鼻子取笑她是“无敌臭烘烘”。

他换上她父亲的衬衫。

母亲执意留他在家吃了晚饭，并为女儿的莽撞向他表示抱歉。

林嘤其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母亲也有温言细语的时候。这个世界对长得好看的人就是格外温柔。

“吃、完、快、走！”她一字一字用口型在对他讲，抬腿在桌底下用力地踢他一脚。

“姐，你为什么踢哥哥？”弟弟放下筷子，鼻孔里还塞着棉花，带着重重的鼻音质问她。看来弟弟很快就和他热络了，帮着他一起怼她。

她低头不停往嘴里扒饭，心里还挺美的。

父亲给他们科普臭鼬的知识。

“臭鼬是社会性动物，以家庭为单位生活，有的一个家庭多达十几只，一般是五六只，性情温和……”

“爸，臭鼬这么暴躁的脾气还叫性情温和啊？幸好没遇上超生的家庭，不然我们今天估计得爬回来了。”她撇撇嘴，夹着菜吃。

“还没你暴躁，谁叫你招惹它们呢？”父亲笑容可掬。

他替她解释：“叔叔，是我招惹的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你这个罪魁祸首。”她狡黠地眨眼睛。

临走时，母亲敦促她送他，抓了一把虫草递到他手上，让他拿回家冲水吃。

“你们一家人都很可爱——除你之外。”他故意逗她。

“是呀，哪有你可爱，可爱得穿粉色袜子。”她朝他做了个鬼脸，飞速跑回家……

“林小姐，醒醒！”几秒钟的迷糊过后，她在摇晃中醒来。

“刚才你居然笑了，被艾鼬袭击后还能笑得出来的，恐怕也只有你了。不过我真快被这气味给臭吐了，没有一礼拜臭味是散不掉的。”黑人司机李龙递给她一瓶水，忍不住捂住鼻子。

能够治愈臭鼬气味的，只有……时间。

李龙是内罗毕人，汉语极好，他没有去过中国，最喜欢的动物是中国神话中的龙，所以给自己取了个汉语名字。

她接过水，说：“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被艾鼬袭击，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我和一个人也经历过。所以，再次闻到这种熟悉的臭气，想起了些往事。”

“能够让你想起来笑得这样好看的人，他一定很可爱。”